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盼所定書于天下學者賴之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

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刋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葢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僉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輙錄之納言婁師德鄜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幷州接境諸縣令隨

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麄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姓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况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

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柰何將一楪搥餅與之曰童郄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遽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某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

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祗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稡事徒涴却聲名若向州縣道你即不在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其行事皆此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搽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封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寘菫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捽婦人至市具疏其事傳刃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

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

戸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既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閭井桑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于門側召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

夫人怒曰嘗謂此女竒相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况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淸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淸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宫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眞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

佞滿朝貪滛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髡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

北有後唐南有有鑾詔朕旣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邇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權𢶀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伉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旣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謇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爇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唯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偏於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

入掌樞機無謂謂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濶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冐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衒趣時之伎每爲巫覡以欺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絲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閩在珣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揚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薄上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緜時繼室代荅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唶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

正同是先書韻爲鈎坐客均探各擬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鈎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戸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糶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

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竈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煑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榷其稅聞者忻然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榷鹽矣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尚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賛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

七略云商與孟郁顏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郁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光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係服閒已自差別況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

一分故自北景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濵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卽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溫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

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丘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爲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爲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

而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爲鎭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凉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凉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滸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

思樂故豐放寫豐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即肆諸市朝是已肆

諸市朝者磔也梟也皆以戮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磬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竄殛之類以代眞刑是爲不施也

二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寔使之也說者謂疇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並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並爲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慮天尹少巖鏜父也刺蒲日有赴愬

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
藥搗治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
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
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係累者幾人破家
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
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
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
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

處血即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隹為雀老蒲為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為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漈論秦不絶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葢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

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菏誤作河

禹貢導菏澤被孟豬入于菏溢爲滎浮於淮泗達

於菏本同一菏字案說文菏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與導菏澤同則是達於菏非達於河也許愼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菏爲河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東然陸氏於菏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

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滎會于菏注於泗則河爲菏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雎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敎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冐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黄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爲近雅也

亢倉子檮杌

亢倉子卽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修亢倉子九篇

乘檮杌元吾丘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言之耳古人有所著作而托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僞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攫賞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卮言謂亢倉子爲僞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禺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𠆢因改篆爲隸遂

謬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游觀詩

韓翃仙游觀詩踈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烱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

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删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奥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奥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

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為之詁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為文中子非偽書一證

尚書敘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

信吳公所著爲不刋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摹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

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
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
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
爲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
寔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
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
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巳余未及
見吳公書乃依彷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叙

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叅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迥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戸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深鍠觀卧美人詩落釵猶罥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

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

旁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

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覇古魄字

黄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律歴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歴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輙推步不行惟黄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

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黄帝推筴之語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黄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

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眞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旦駮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爲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爲

衆宰相以其與先儒違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爲題者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芻涖試者指爲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爲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

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冐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荅聖人正舉末明本豈

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忿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忿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忿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失聖賢本指甚多而不可究詰

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閭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旣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融本語如此棄地卽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

者是給公田令浮戸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戸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克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爲之今入民戸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揆均調考擊鍾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翕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 卷六 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

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辯

李願云六氣者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黃之氣是爲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即摶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

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却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非彼是因非非因是非指非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惟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

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既清他政自舉近蘭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畫爲數區每區各註其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爲京兆尹時　武廟南巡有太監

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為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毋毋拜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

也其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劉叅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傳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縟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王三原都御

史先生至京見一閣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閣老恠
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
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寧有此耶又
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
更衣而出後來勳業却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
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
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
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窎運其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于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决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

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侯丁祭償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即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爲武而違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

之謀以皿蟲爲蠱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青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頠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而已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眞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

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着象耳目者彷象而非眞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

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令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郗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

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尚書古文

余嘗疑尚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眞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

尊僞爲眞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恐使僞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僞恐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

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嘆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偽作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顧篆論易

唐人顧篆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斠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鶩精于擿摭匱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筴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棰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兩遠

遯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物理爲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內取諸身者以彖焉得樞于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邃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